





游宦紀聞序

僕自北角隨侍宦游便登青天萬里之蜀及壯走江湖無寧歲聞見雖稍廣性天不靈隨即廢忘紹定改元適有令原之戚閉門附客因追思提筆紀錄不覺盈軸以游宦紀聞題之所以紀事寔而備遺忘也嗣有石得又書傳益之云鄱陽張世南光叔

此冊為汲古諸孫以家藏宗影抄本考校行款字畫纖毫無謬六藝林菁物也輒以一星皇之秋兩月齋作半日消遣強抄海虞朱學毛孫伯尹徵時庚寅中秋後八日兩誌

游宦紀聞卷第一

宋鄱陽張世南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

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

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

問學曆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

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

日零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

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

行款九行十八字

頭行止鄱陽張世南五字詞寫開下九卷做此

世南二字唐校本畧小餘做此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
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
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卽四分日之
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
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
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
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卽爲一月凡一歲
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朞之一當以氣周斷
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鄱陽爲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圖經地志元祐六
年餘干都頡作七譚一編敘土風人物云張仁有
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今不復存矣

嘉定乙亥史守始延郡之前輩訪問彙聚而爲圖
經然登載亦未詳蓋如龜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
然之說世南嘗聞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
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渾化驟增員數此說盛
行牢不可破是亦口耳之傳有故舊家藏元祐五
年解榜止三十有三人在文正公之後又德興縣

開山記載宣政間撥弋陽縣建節鄉入本縣分割
苗稅而信州減兩名解額歸饒以此可見人言之
妄嘗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舍試番士寢盛以在
郡學人數定貢士額歲貢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
行鄉舉合三年大比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爲定制
此說載之國史及法律學令南渡後西北流寓士
人每郡科場各舉二人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貢
額諸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寬故仍舊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

唐校本缺今字

美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
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上聲一數去聲逆行間
一位是第二十下倣此則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
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
數除之先除三六十八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

十四除二千四百又除六九五五百四十剩三十三
數自壬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
三位則旦日爲甲戌他倣此欲知每歲逐月旦日
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卽是後九年前

剽作剽

後作葺

一月旦日毫髮無差乃知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醫者處方則便可知藥性飲食果菜則便可知避忌然其間有常用之藥而載以異名卒難尋究郡官書有本草異名一篇盡取諸藥它名登載似覺繁冗今摘常用者書于此以備博知荆芥曰假蘇香附子曰莎草根金鈴子曰練實訶子曰訶黎勒花謝欲結子爲風吹墮者曰隨風子嘉禾散所用者是也今醫家只以緊

實小訶子代之山藥曰薯蓣一名玉延簡齋常作玉延賦蒼耳曰藁耳實馬蘭花曰蠶實仙靈脾曰淫羊藿牛蒡子曰惡實尚香曰穰香子破故紙曰補骨脂乳香曰薰陸香栢子仁曰栢實凌霄花曰紫葳餘甘子曰菴摩勒菱角曰芰蘿蔔曰菜菔已上藥名間亦有醫者所未盡知

余童字端蒙鄙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以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婿其意未決余一日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

春晝未午夢驚殘子能對否余應聲云黃鸝百轉
曉風清宿醒消盡項大喜即以女妻之仕至蘄守
其族子未之爲世南言未之亦能詩者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豪縱
自謂晉宋間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江湖集尤
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程史最爲
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書子由帥蜀中閣乃
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間改
之從後題一闕其詞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

晉臣二字畧小

白讀不道

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小小籃輿
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藥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
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恠石盤紆信風景江淮
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
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
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爲劉所作厚有饋
貺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爲殿
巖從駕還內都人昉見一時之盛改之以詞與郭
云玉帶猩袍遙望翠華馬去似龍擁千官鱗集貂

壽皇一行唐校
本另起

蟬爭出貌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
人指汾陽郭今公山西將美韜鈴有種五世元戎
旌旗蔽蒲寒空魚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
縱橫晚稍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吞胡
虜慘愴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
雄郭餽劉亦踰數十萬錢又送孫季和云問信竹
湖孫自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佳
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爲莫是穩來未能忘耳心與
孤雲相伴飛關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人生

不誤

了事成癡算世上終無真是非看雲臺突兀無君
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踈雨梧桐微雲河漢鍾
鼎山林無限悲陽山縣問昌黎負汝汝負昌黎又
嘗於友人張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去年
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至今天下
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爲鄧南秀詞非也老
去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
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消腸斷一枕
新涼眠客舍聽梧桐踈雨秋風戰燈暈冷記重見

唐校本正一去字

消作銷

婦作滯

仲正字畧小

樓低不放珠簾捲晚粧殘翠蛾狼藉淚痕留臉人
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託意焦桐紈扇
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

心遠 改之自
號龍洲

余儔字季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愛之
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扣
所由來久猶未出余題二詩壁間云謁入久不出
兀坐如枯荻蒼頭前致詞問我何因來士節久凋
喪人情易嫌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

蛙吹

名聞由昔者禮進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後
鞭尚書八座貴吏部一燈傳驚代文章伯曾容賈
浪仙已乃拂袖仲止見詩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
有詩集號蛙吹藏於家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歸田
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
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
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廟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
器也謂之翡翠寶物皆藏宜春庫有翡翠琖一隻

唐校本真宗下另
以者俗客好子
云視石翡翠

字宜已開卷一

可以屑金法
此不覺夫安所
謂神效不雅不
紙耶

粉犀法

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壘腹信手磨之金屑
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
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已而衆
藥篩盡犀屑猶存偶見一醫生元達者解犀爲小
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
氣蒸之候氣薰蒸液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
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夷堅志載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憇北郭外接
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瀉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

獨鍊雄黃

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視壁間有韻
語藥方讀之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
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
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世南在
蜀中遍訪林下人求獨煉法鮮有能者忽一日得
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龍伏得雄言雄
黃見火則飛走爲烟焰最難伏也其法用雄黃不
拘多少研細其鍋火內煨令通紅取出攙雄黃末
焰硝末急用桃枝攪轉卽成水矣急傾出瓦堞微

唐校本有內字

側堞子則清者一邊俟凝取出去麤者研細以宿
蒸餅爲丸如菘豆入每服三丸至七丸如前法服
雄黃末一兩大約用焰硝一錢此乃丹竈家秘法
得之甚艱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故詳紀之

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乙
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
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
墨時以膠水兩規殼研至五色見淳作再添膠水
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

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
六君子墨跡其間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
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
江南黃庭堅手狀耒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
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
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
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
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

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今人觀之宜泚頰矣野處先生嘗跋此碑謂子允不知為誰嘗考之常立字子允當時亦在館中當是謁常無疑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編紙皆治平四年士大夫往還書狀有醫博士程昉謹祇候參節推狀元伏聽裁旨牒件如前謹牒治平四年九月日醫博士程昉牒如此類者數紙如冬至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吏有賀冬狀

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右某啟伏以晷運推移日南長至恭惟發運學士膺時納祐與國同休某限以職局所拘不遑躬詣堦墀祇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錄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今大異

今醫家脩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

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為力又不為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丸子藥則以乳鉢研略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丸則入酒研若以麩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

甲辰十月十七日予舊病復發兩忘校對此卷藉此以

忘片刻之腹楚

怪魁識

游宦紀聞卷第一

游宦紀聞卷第二

宋鄱陽張世南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唐鄧間多大柿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槓植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榲桲亦可代槓植用此歐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榲桲世南侍親官蜀至梁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榲桲切去頂剝去心納檀香沉香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

榲桲音温白
今北人稱爲
歐蒲然但貴
其香不啖之
也蒲州解州
皆有之

蒸爛取出候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
燒之香味不減龍涎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
商販小株才高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
累累如垂彈殊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
三環往時因温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患不能
久留惟藏菘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凉
也

因下唐本字

世南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夔門官所舟過眉州

見釣於水濱者即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蟇兩兩相
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為兩旋即相負如初扣釣
者云市間以為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
和酒炙之曰炙蟾親朋間更相餽遺者此也辛巳
侍親守酉陽一日遊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
對沅陵胡宰留括蒼人聞之亟令人捉去謂其鄉
里以為珍品名曰風蛤予世居德輿有毛山環三
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間山傍人夜持火炬入
深溪或巖洞間捕大蝦蟇名曰石撞鄉人貴重之

世南亦嘗染鼎其味乃巨田雞耳扣捕者云奇而非耦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眉人恨不脫得錦襖子即此物也世南嘗觀文選左太冲吳郡賦曰乘鱉龜鼉同辰共羅劉淵林注云鱉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嘗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鱉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宕昌亦諸蕃寶

貨所聚處五羊桂莞桐城亦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舶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麤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隋地果反亦有

一角者嶺表錄異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為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為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畫圖犀之形角在

綿作綠

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俱有粟紋以麤細為貴賤
貴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
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
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
長且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
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綿者
以盛米雞見即駭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
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戾天則
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

多故詩雜語
黑暗通古傳
印此

勝音跨

特作特

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已上通腰鼓插者
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為奇異故波斯呼象牙
為白暗犀角為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
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
多作撒豆班色深者堪作帶勝班散而色淺者但
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
犀之佳者是特犀紋理細膩班白分明俗謂班犀
服用為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
黑白二種以黑者為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

犀相承謂未經水火湛

將廉反

熾者是或謂不然蓋

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為生犀有得其蛻角為退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臯因職于南海見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蠹犀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蛻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徙去別山遯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

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人動樂犀則出祥符間老璫李德永撰點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徹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餌斲四邊取方為鉸具其文頭或如棗樞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脉在內兼無皴裂四邊雲頭兩脚直者是也不拘黔螺特牯黔謂無紋螺謂紋旋特紋細牯紋大而勻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赭黃犀須是裏外透明瑩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

犀有二種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溪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黔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効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過真易爲人所識別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揜者井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爲鬼犀乃死犀角其紋色絕不堪也

淳熙丁酉議者以混補太學人數猥冗遂立待補太

學生之法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三繼又倍之預選者是亦薄收場屋之効時多嘲謔之語獨司業計公衡名之曰貢餘尤覺雋永

雋音軟肉之味也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以簞盛貯邱翁曰塗中走滴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皂莢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凡衣帛爲漆所澆卽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卽以水膠溶開少着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

起油

概作藥

琥珀一作虎班

膠性與油相著即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
汚石膏火煨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
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効

驗漆之美惡有概括為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
似鈞鈎撼動琥珀色打着有浮漚驗真桐油之法
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鞞
圈子上纔有偽則不著圈上矣

雄黃雌黃出階州雄黃好者如雞冠色透明可愛雌
黃佳者成葉子如金色入乳鉢內研頃刻成粉色

雜黃硃砂中皆
有水銀鉛粉
鉛燒者水銀身
鉛必黑

極鮮麗與韶粉相忌繪事不可用二物稍相親則
色淪胥而黑向在蜀曾令畫工用之卷藏數月已
而展翫其色果然工亦不曉

斬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為鐵凍例閣鑪鞴本錢
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
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日磨錢作末曰排整
作以一監約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
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萬緡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

堯叟二字畧示

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
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
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
省華同日改祕書丞故唐夫有啟事云蟾桂驪珠
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
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
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
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
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

二年故景廬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鑿坡之直
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二事實爲本朝儒林榮
觀之盛

本朝上堂一字

韻略中無打字已詳見歸田錄中但於廣韻梗字韻
中音德冷又都挺切今俗譚謂打魚打水打船打
傘打量之類於義無取沙隨先生云往年在太學
廬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黃師尹曰丁當也以
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無不字但於有字韻中
音俯九又尤字韻中音方鳩褪字亦常用者徧檢

字書皆無之尖字韻中亦不載

東坡謁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豢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坡寓言以諷呂未暇尋閱質究偶因見嶺海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黑與真目排比正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真目也

東坡不免于
迂傲得罪者
正病在是

瘦作櫻

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國初時人亾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貌陋且恠長目廣鼻虬髯垂瘦性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搔捫虱然爲歌詩有驚人句今蜀人止能誦其一聯云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熙寧中文與可因至天彭館於徐公園杯酒譚笑中肆筆成夫子像於亭之壁曲盡寒酸態度元豐壬戌郡守聶子固懼其歲久隱晦漫滅遂徙其壁于郡圃凝翠亭今不復存矣有石刻在世南嘗得其本今人但見與可枯木

竹石未嘗見其爲人物坡公謂與可詩文不能盡
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誠哉是言也

蜀昔有術士精於譚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
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
其筆于楮以爲他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目今
歛板鞫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譁然 哂之
且誚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
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歛板鞫躬之說
莫不爲之一咲

今之作倅者皆借緋堂除知縣亦借緋太守則借紫
謂已經賜緋則借軍監則仍緋邊郡節鎮不俟賜
緋可借紫謂之隔借先作州曾借紫後得軍則仍
服緋此皆甲令定制比年張嵩先知嘉興府後知
建昌軍遂申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
仍舊旨從之遂爲定例

游宦紀聞卷第二

恩上堂一字
音下另五行

游宦紀聞卷第三

宋鄱陽張世南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泊宅編云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
桐實生桐沙隨先生云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齊
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
杜段氏曰鶻生三子一爲鷓鴣經曰鷓生三子一
爲雀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鶻楚鳩生鷓南海記曰
鱷生子百數爲鱷者才十二餘或爲龜爲鼈然則
堯之有丹朱瞽叟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

公又有管蔡奚足恠哉先生又嘗謂桂生桂桐生
桐者理之常也生異類者理之變也先儒謂楊雄
宜有後張湯宜無後然則人之私智安得必之於
天孟子曰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
者命也斯言盡之矣

昔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也然
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考字所以表德也古
人以爲美稱殷人以爲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
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

唐本無爲字

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云爰盎之姪問盎曰絲能
日飲幾何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
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旣諱其
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尤非
是生日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
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曰
諱不祥之甚也

世南少小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以筭插簪箕
布灰卓上畫之有能作詩詞者初間必先書姓名

先帝今上俱
另一行起

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齋者亦有能作時賦
時論記跋之類者徃徃敏而工言禍福却多不驗
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
奇中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黃公朴同一二朋友訪
許扣功名大略即書沙門光遠降先作自贊云伸
脚自由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條
大戒醉後高歌無障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他枷
鎖杻械又一云無疑無疑自有東西目前行檢眼
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來菩提提取金毛

獅子任教烏兔如飛後再書云黃子黃子文魁多
士醞藉胸中十萬兵縱橫筆下三千字無垢爲朋
汪公相似若得火土相逢一躍禹門浪裏後八年
歲在巳丑黃公果大魁天下黃生於壬子魁於巳
丑實符火土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唱和詩有
醞藉縱橫一聯不差一字鬼物已先知之矣光遠
乃昔時雲游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爲道士所
禮僞爲繡衣出巡盡黥觀中向來不禮之人南僧
不許入蜀者以此距今百餘載尚爲黥鬼可謂異

事

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負
大名作詩云一春略無十日晴處處溪雲將雨行
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
籬咲似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烟暝客衣濕破夢午
雞啼一聲此篇一出便爲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
落莫究所學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
未免群兒著力擠一日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霧隱
愚溪不逢華旦開昌運終抱沉埋返故棲已矣九

原寔可作蕭蕭古木亂蟬嘶亦爲諸公所稱叔止
名軹舍人新仲之姪也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
體奇恠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
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
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
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
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
之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

寺僧憚墨蠟之費燎斷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恠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別巖之堂今聞亦有不存者余嘗見碑本字勢夭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脉絡皆通信是奇恠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間市

井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南年偽齊竊據中原此說載之沙隨家集中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穉皆不失其懽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猶祖翁婦翁云身長九尺美鬚鬣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鍾長

柄略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爲圃或區或架或籬且墜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根芟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絕圃味眎他圃蔬爲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晝爾治圃宵爾織屨屨堅韌革舄可穿屨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貿之以饋遠號曰蘇公屨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及應負之償一不經意閉

高宗另行起
浚字畧小

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饑渴時張公浚爲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爲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銚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

若自失默計曰此爲蘇雲卿也必矣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敘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已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之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已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卽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

卿其字邪抑名邪繼旌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闐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文所紀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名之曰灌園庵

世南頃在瑞安董宰燭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過輒能成誦今二

十年矣追思尚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他時得見大全集當借本改正之謬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穠益熟共惟少保觀使丞相十陌雲莊天棗忠蓋鈞候萬福相眷均慶某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昨收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峭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築河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

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傘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却嚴寒飲醇酒之論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近讀邸報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蠻觸幾百戰險盡山川多少心何自闢人無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開蓮蓬嫩月下松醪且蒲斟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宿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而不輕就

者亦復不怨何哉。朱元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取。可畏可畏。云又嘗記其答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柬云：錦羽在棗，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恭惟某官文章羨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頌續騷，酒箴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嘗占辭敬致追節。云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占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

湯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得自西域，灑衣雖敝而香不減。已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則滅，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有變化，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

室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
耳桃茆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
贖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永福初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
永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朔縣後
有邑宰潘君蒲解遺愛在民攀臥祖餞留連累日
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
至月夜登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

權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
蒲船末署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湯滅獨太原二字
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
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亾大書繫以記文鐫之字
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凌雨之
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
之切精神入石中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
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
武祐刻石却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入石

容字奕恐末係太原王氏書為正

八畢二三兩卷

版菊生

游宦紀聞卷第四

宋鄱陽張世南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永福下鄉有農家子姓張以採薪鬻鋤柄為業鄉人目為張鋤柄狀貌醜恠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對奕投之以棰苦不可食張心知為仙冀有所遇忍苦噉咽且及半若將罄舌遂弃其餘而歸因忽忽若狂絕粒食草木實時言人隱惡能道未來禍福素不諳書忽奮筆作字得義獻體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搆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為僧

人號爲張聖者游邑中募緣造高蓋石橋富屋揮
金相先人曰聖者作大功德又自可無一頌語僧
笑云只兩好事石橋半出通判石橋全出狀元無
庸頌也及侍講蕭公國梁魁天下乃生於橋成之
月橋方半時實生通判吳公時黃倅少魏未第
倦游太學善人倫者多言其油膩天羅屯滯相也
黃稍稍有沮意僧且謂曰待我及第日汝當及第
乃自笑謂僧人及第理所無也旣而黃以張安國
榜中第訪張僧乃近住安國寺云僧發狂時言無

不驗其言禍敗事尤奇中人於狂時亦畏其毒罵
莫敢詰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挾筆又時扱
筆鼻書時里中有吳氏建重光寺輪藏成求讚於
僧援筆立就云無上雄文具葉鮮幾生三藏徃西
天行行字字爲珍寶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
猴行復沉毛江上馬馳前長沙過了金沙難望岸
還知到岸緣夜叉歡喜隨心答菩薩精虔合掌傳
半千六十餘函在功德難量熟處圓筆力適勁可
愛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婦隨衆徃謁僧命至前痛

撮其項婦號呼觀者烘堂大哂歸語其夫夫怒奮
 臂勇往詆罵僧笑曰子母怒公案未了宜令再來
 罵者不聽居亾何婦以他恚投繯而死又有鄉民
 著新紫襦詣謁僧請以為施民有難色僧曰急抖
 擻去狗毛蓋民竊烹鄰狗得襦人無知者故戲之
 又有富室攜少女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語
 再四不得已遣之即裂其底得襯紙乃佛經也神
 異多類此後游郡郭大為帥府賞識十禪僧頗多
 類此忌疾中傷之不可及冬一夕張坐定有青衣

擊生荔一拌獻詰旦遺遣郡帥是日十禪朔參帥
 舉似之中一僧云得毋詐耶山間偶亦有此歸獻
 百顆蓋郡中多以穰代薪獻臺禾熟時寺倉積穰
 荔樹上及冬穰空荔實偶尚無恙得以巧設欺計
 帥亦因此疎張人謂張狂時最靈豈獻荔之夕適
 會其不狂耶張自遇異人後絕烟火走人間五十
 餘年奇事不止如此友人吳信可永福人為予言
 是數事皆其髫髻時得之鄉里長老未議且神仙
 方技祕恠之事書傳所記從古有之然詭誕不經

無補世教而君子存之者豈非以其能言禍福於
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於發人隱惡雖
虧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
可觀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爲天下第一福地出縣郭陟
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
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
有樵禁該曲臺祀典石門挿天杉檜晝暝猿狖清
嘯與寒泉響答真偉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

一作七

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拱立
良久遺徐碁子一叱令歸歸卽精解手譚時碎瓦
噐爲子布地爲局縱游巖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
脩行燒煉訣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祕
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草廬中時霜月草木
彫空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爲樂以餘瀝一噴頃刻
林花遍開今名所居曰花林在徐功行成將入山
煉大丹仙去埋碁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
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

變至今相指爲戒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餌
之同時上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趙二真君有祠
云自仙羽化後俗眼凡骨莫有一詣其上者數百
年下有浙僧攜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偕至徐君
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燈自石門中出始盡
發地祕四方游者於是翕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
簾自千仞崖顛垂空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
可坐而揖西則掩謁亦乏竒觀獨去洞數步有石
龜與石碁枰對立古老相傳云龜舊處室中徐君

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
師乘其遠出趨師牀坐逝主僧於齋蓆中卽知之
嘆云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卽蓆坐逝其徒
議昇歸以登涉之勞乃茶毗囊骨歸塑西室雖加
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卽脫落如怒或者猶疑二
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
東室也急欲去化踟蹰不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
數其敗教之罪摺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
目所得梗概如此高蓋爲閩中佳山雖左僻名勝

往往遠從游覽吟題甚富有一聯云雲幄護壇仙
世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之以爲能點出山
中眼目云

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
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
行齧地成蹊旣而永邑東鄉石壁溪巖松上產龍
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
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
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

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

得出我門下旣而豫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
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累扶襯相遇於中途黃哭之
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尚忍
言之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資吾攜百指扶護
而歸衣食斤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爲慮那可復
議齋先輩事况黃甲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
善爲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
吾行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

苟遂吾志秋毫自齎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邂逅
間分攜慟哭而別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
御沒齒無間言公登從橐夫人尚無恙若公者可
謂有德有言者也噫今之年少弄筆墨取科第者
項背相望聞公之風蓋亦知所以自省哉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巖
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築室讀書山下
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荆斲險
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鄉人從往卽其

地奉浮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
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臥山下者累月風雨晦
暝之夕徃徃若有神光昇致室中亾何有異人來
請斲爲賓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
今縣官禱雨必躬徃迎致其應如響像眉毫修白
骨氣龍鍾殆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嘆瞻禮喜
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模倣以易之
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不獨主巖者能辨之自造
像後香火日昌徃來供施相屬室內遂構三層閣

不戴片瓦雖疾風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磴險山徑峭拔游者有攀躋僂僂之難及最上峯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巖洞飛驚臺殿縹緲使人神觀軒豁忘其罷憊周迴有十竒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燈石鍾磬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巖而去尚餘不盡尾脩及尋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為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十輩微徑僅可著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王巖者

先多士邑宰作詩云狝峯龜嶺與龍嶼

一壯哉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狀三處家山公狝峯鄭公龜嶺黃公龍嶼也蕭公登元來蓋蕭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科歲第一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曰陞蕭茅士凡豫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陞星辰曉澤公為榜首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豫飛龍之選淮霈金枝雨當先無汗馬之勞鄴侯何功而居上蓋安論次以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因并書之 用宗室及

永福邑東有嶽宮乃吳太博經始大門內建三清殿
上梁日邑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儷語首遜給
事黃公龜年公即領畧立解手帖濡墨作字云風
馬雲車儷百順勾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
之尊詞語鏗潤筆法高古太博初見公略不經思
復疑帛書非法既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
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
人數等不獨詞翰可敬其未第時最貧素自處澹
如應鄉貢引保日有考官某縣尉居簾內見公丰

臧貯其中來往如猱亦野性便習然也詹事王公
十朋曾游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士
友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曾訪神仙巖洞來人言
偉觀似天台藤蘿足下猿猱嘯鐘鼓聲邊日月開
燈續佛光凝紫翠雲將蜃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
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巖中乞靈多驗如前司農
薄柯公垓少時鄉試回嘗經從主巖者先夜夢尊
者命之曰可設榻煮茗來日當有十九歲官人來
及期與公同游者十餘人老行前致茶問稠中誰

爲十九歲官人遂以夢告柯公是歲鄉請次年登
科果如其言已上六說皆友人吳兄信可爲世南
言信可諱錡永福人誠敬而疏通博學而和粹月
旦之評最所推重世南方以得友爲喜納友不百
日而遂隔今古嗟乎信可踐履如此而遽止於斯
亦可悲也已追思紀錄以備遺忘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或作嗤字此鄙俗無狀語前輩
謂借書還書皆以一統禮部韻云統盛酒器也山
谷以詩借書目於胡朝請未聯云願公借我藏書

目時送一鷗開鑲魚坡公和陶詩云不持兩鷗酒
肯借一車書吳王取伍子胥屍盛以鷗夷革浮之
水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鷗夷榼形范蠡號鷗夷子
皮師古曰若盛酒之鷗夷楊子雲酒箴鷗夷滑稽
腹大如壺師古云鷗夷革囊以盛酒也蘇黃用鷗
字本此

十月十八日雨寔較早中有一則針錯雜讀時時較

對如以是心

文光

游宦紀聞卷第五

宋鄱陽張世南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東坡先生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

霸蜀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

遠宦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

尉有得盜蘆菴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

幸賞以劫聞獄椽受賊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

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

寃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既直其

誄作誄

凡小丘者俱係人名
畧不後做此

事而尉椽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誄囚罷歸
不及月尉椽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
庭下曰尉椽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暨
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
盡今日我為公荷檐而往暨對即生人天子孫壽
祿朱紫蒲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
卒軾初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覺
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
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椽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

之深不忍煩公暨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王者亦
因以苦尉椽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忠州
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
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遷程氏亦庶
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
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殿汪公應辰刻先生手
書于石筆法適美極可愛

辯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
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

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澹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宛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則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饗餐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

珪余季切 鳧雙魚璠虺如意圈絡盤雲百乳鸚耳貫

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

三璃 穉草瑞草篆帶若蚪結 星帶四旁飾 輔乳鐘名

用以節鐘名大乳三十六 碎乳外復有小乳周之 立夔雙夔之類凡

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

鸚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

夜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鐘大曰特

鼎尊罍彝舟類洗而 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

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嘴也 卮觶之豉反 角類夔而 杯敦

夜作液
足蓋一作蓋足

雄賦甘泉而王云樹青葱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
 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
 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
 非經又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
 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又蜀都賦
 則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
 之離離讀至此而切有疑焉世南游蜀道偏歷四
 路數十郡周旋凡二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質究
 所謂龍目未嘗見之間有自南中攜到者蜀人皆

以為奇果此外如荔枝橄欖餘甘榕木蜀皆有之
 但無龍目樺實楊梅三者耳豈蜀昔有而今無耶
 抑左氏考方志草木之未精耶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癩疔之疾重墜
 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薏苡仁也用東方壁土

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
 酒調下二錢即消沙隨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親
 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葉珠只於
 生藥舖買薏苡仁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等上上

之藥爲君主養命多服不傷欲輕身養命不老延年者本上經味甘微寒無毒主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濕痺下氣除筋骨寒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蟲生直定平澤及田野八月採實採根無時今在在有之真良藥也蜀中巴蓬間甚多士大夫以此相饋遺雜之飲食間也饒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虛腰痛沙隨先生以其尊人所傳宋誼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爲末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

饒之下方一則

愈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乳媪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堪忍知縣錢仁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即無他其藥以陳菜菔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錢云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尉後歸軍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五得中又以其藥歸昌國亦多愈人疾真奇方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寶重之載於譜記凡數家取予各

異或佳其有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爲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曰鸚鵡眼曰了哥眼謂秦吉也曰雀眼曰雞翁眼曰猫眼曰菜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爲上黃赤爲下諺謂火黯爲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嘗書翰墨數說以賜曹勛其一云端璞出下嵒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

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麤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駁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已上皆聖語石眼少而色正者方爲佳物

三山方言茨菇曰蘇傍水多植之雖嘗在水中遇晚稍損蘇亦損有一種柑曰回青實大凌冬不凋蒲樹垂金至春復回青再黃始摘味不甚佳花極香與抹利相頡頏求嘉之柑爲天下冠有一種名朱

藥花比相橘其香絕勝以箋香或降真香作片錫
爲小甌實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於香竅甌
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貯之畢則徹甌去花以液漬
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乾置磁器中密封其
香最佳朱藥乃好柑之祖栽接之法始取朱藥核
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柑澹其根簇簇然
明年移而疎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則取柑
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於木身則盡爲佳者矣朱
藥乃枳也

三山荔子丹時最可觀四月味成曰火山實小而酸
五月味成曰中冠最後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減
莆中二十年來始能用撥樹法取品高枝壅以肥
壤包以黃泥封護惟謹久則生根鋸截移種之不
踰年而實自是愈繁衍矣日乾致遠者皆次品果
中又有黃澹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槌皆他處所無
黃澹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
條豈橘中別有名黃澹者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
又云相傳生於五霸壇側

玉出藍田崑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
亭部界日南廬容水中外國于闐疎勒諸處皆善
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
御多是于闐玉晉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爲判
官作記紀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
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
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
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
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

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王未採禁人至河濱大
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
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答詔其表
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
條貫王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
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王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
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
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
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截肪

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
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
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臘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
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
中之上之中之下上之中之下宣和殿有玉
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
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三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
負爲博戲昔有鬪禽未見有鬪魚亦可觀也聞永

嘉亦有之

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冀公文潞
公四入者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算也

自甲至癸爲十幹自子至亥爲十二枝後人省文以
幹爲干以枝爲支非也

改元始於共和紀號勑於漢武後世遵用之我宋年
號無過九年者惟天聖盡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
明道熙寧亦盡十年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
六年而後揖遜高廟居德壽者二十六年孝廟居

重華六年光廟居壽安宮七年宣宗嘉定十七年

游宦紀聞卷第五

游宦紀聞卷第六

宋鄱陽張世南著、明山陰陳汝元校

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脩伊蒲
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策杖無非崇山峻嶺
又二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烟數十家田疇
井井滿目乘麻問道傍之人云歲熟可得米千斛
其上復有峰巒圍繞一目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
尋考記載乃唐大曆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
南嶽僧寶光來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

遺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其地靈爽壇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癘不及僖宗於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有雙峰長老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鄧公場今德興縣是也遣人致詞於寶光曰師復酷愛此山師具慈悲若爲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衆莫曉解於是雙峰選日入院光師攜杖下山別建禪刹即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大師混居曾下深達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木瀟灑水石連雲建讀書堂脩禪觀隱

深作別

居山中遺趾猶存嘗夢游他國於巖阿石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怛羅羅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染皆其真容非世間相末乃照水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托於夢感自正本之外別有臨摸二本予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觀竟日其間有極破碎糜爛者筆法高妙相貌古惟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書畫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復付本寺免進間有題其傍云西嶽僧貫休作皆篆文或古體或玉筋或柳葉又一

太宗下男一行

軸題云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
鱗殿引駕內供奉繼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玄
逸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
門貫休字德隱今人知禪月之號則以爲高僧聞
貫休之名則以爲能畫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
此非特能畫且於詩文尤高有西嶽集三十卷翰
學吳融爲之序唐相張格韋莊王鐔周庠皆有詩
紀其事去寺之左里許下梯徑又二里有亭曰輔
龍乃先兄之冰翁董諱燭字季興所創季興向爲

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活民書壽國脉書嘗
經乙覽今浙漕有刊本作亭之意蓋爲四方祈禱
者憇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且捨田入寺
爲輔龍不朽計又半里許始至龍湫仰望瀑布作
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瓊濺雪涵湧澎湃浩浩
然聲若奔雷下臨石壁屹立萬丈真奇觀也時雲
雨未收溪流初漲嵐霧滃鬱山巔水涯千態萬狀
得寓目者移時不忍捨去世南旣登覽山川之奇
秀且得考覈其事之顛末故詳紀之以告來者

相作招
相字會之不
須改也三作虛
解字又不協

千冊作千關

秦檜之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豫聞此相權之
常態然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間有去取吾郡德
興士人姚敦臨字公儀能篆書秦喜之令作二十
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也許授以文資未降旨間會之招飲姚喜忘其敬
不覺振股以此惡之尋得旨令克樞密院劾士辨
驗篆文而已又有蜀士投啓千冊其間一聯云乾
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
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

董季與昔嘗爲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
之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渙之
觀其辭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夢知大冶縣趙定叟
相訪定叟名不疚疚久病也言不久病也偶董閱
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甌七日
而愈前此百藥皆無效董沙隨先生之壻也先生
嘗書此事於家廟之壁

今之遠宦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盖俗譚也頃
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

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埽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鋪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

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苑關元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徙於墻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應卽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霧露之

雨遂爲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
二郡大宰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沙隨先生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後刻
銘曰惟端有溪孕石惟黠茲乃下巖舉無有此色
奪芝英溫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紹興
己未蓋元暉親書以遺建昌守喻安中者後又得
張無垢遺樊茂實研後刻詩曰端溪石硯天下奇
紫光夜半吐虹霓不隨凡石追時好真與日月爭
光輝韜藏久矣不亂用惟恐翰墨污染之樊子文

章有餘地汪汪萬頃誰能窺贈君此硯無輕弃經
史妙處其發揮飛流濺沫徧天下要使咳唾皆珠
璣無垢居士作子喻子書蓋小篆玉泉先生學張
有篆無垢從沈元用學汪端明從無垢學凡十有
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建炎二年李順之作魁玉
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隨先生親筆紀載卒章
云此奇物也子孫世傳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寶守
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隨程氏世傳之寶二
硯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沙隨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挂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有似此人否

先伯諱上大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諸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

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厲聲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莘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豫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

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豫焉果與慶辰隣坐宰亦
天族師補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
種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
薇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紅臘梅梨棗栗
柿楊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綿橙匾橘已上
種接並於十二月間沃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果
自然結實立秋後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
毬轉身紅祝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

竝要接時將頭與木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
纏上用箬葉寬覆之如萌茁稍長即撤去箬葉無
有不成也

沙隨先生嘗蓄一歛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
蒼理緻精鋒鋸都盡墨無聲相如間道還持去肯
要秦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李路又汪書寓三衢
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
鵠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今何
者獨先逸同參參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顥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十餘人其間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溪先生汪藻汪槃汪穀張宗諤張琮張棫鮑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者七世張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行安世兄弟三科連中故程文昌伯禹贈之詩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甚多不勝紀載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

上柱國李資德副使大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富轍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

六倣中國體李之詞云跂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

亦旣犯高廟嫌諱止幸堂上之披風况飛五朶之雲特

賜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

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

被寬裕而有容敢以非微而廢禮所塵名品別具

染濡私覲之物則幘頭紗三枚白成釵花銀盤一

面十二兩紫大蔽羅一疋生大紋羅二疋白楚大綾

一疋生花綾二疋白細苧布三疋大紙八十幅黃
毛筆二十管松烟墨二十挺松扇三合摺疊扇二
隻螺鈿硯匣一副螺鈿筆匣一副剋絲藥袋一枚
剋絲篋子袋一枚繡繫腰一條茯苓二斤白朮二
斤白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于上願得能書者
至國中於是得旨以徐兢為國信使禮物官兢之
歸因譔高麗圖經備載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
物之宜上之徽廟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
士出身擢為宗丞兼掌書學其奉使時李資謙為

太師尚書令高麗國王多納李氏為后妃由是門
戶光顯資德其弟也金富軾為同接伴金氏為大
族自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以
文學進富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博學彊識善屬
文知今古富轍亦有時譽徐嘗密訪其兄弟命名
之意盖有所慕文章動蠻貊此語盖不誣云

嘉平月刊校畢此卷

在魁子

游宦紀聞卷第六

游宦紀聞卷第七

宋鄱陽張世南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沉芷黎溪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眉子紋
間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
仍如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
者有生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爲北斗三台之類者
有生白線當中而爲棊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單
路公熹字丙文始創爲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
在端歛之下單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黔陽好古

博雅所蓄竒玩甚富仍精於別辨平生俸入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
家吾鄉姜堯章學書於單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嘗
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莊輩十數家釋帖非是
又云吾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帖皇象文
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親有
絳帖評二十卷恨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穎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
自知非贗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

項籍劉戊一句中觀瀾文作劉備穎濱集作劉季
觀瀾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
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
未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
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
二國立劉賈爲荆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
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及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
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饑吳王走
戊自殺彭城卽徐州先生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

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戊耶或傳寫訛謬而
意其爲備爲季耶要當以先生手書爲定也

已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
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予
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記築氏爲削長
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
刀以滅青削槩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
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
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

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
爲二物也鄭氏曰刃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
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曰頽環
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
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
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
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
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
云

包遜字敏道衆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爲世南
 言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予進因出雲萍錄
 令書包有六了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
 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文留心字學數十年
 矣待爲叩之少選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
 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
 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間有
 云恐出臆斷後閱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
 旁不可毫髮之差李文名有吾眉人學問甚富世

南嘗識之云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
 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
 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
 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董
 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
 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田
 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
 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揮嗜酒好吟不務進取

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竝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居士長橋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沉石水中不知所在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摧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

之或不平更相讐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得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

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
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
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
可用一剪以分烟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
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
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
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
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
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

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
爲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
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
惟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概可見矣
此外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災祥刀兵水火陰
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
命貴賤渡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湜潛心
此書作太乙肘後備檢三卷爲陰陽二遁繪圖一

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
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
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考然自古及今應者
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楊維德脩
五福太乙占書考驗行度亦爲精詳其間云自石
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國朝雍熙
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
西南蜀分後人繼加考算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
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

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
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
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
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年
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
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
己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
宮凡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
禍甚慘旣曰五福所臨何爲又却如此本朝興國

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
乙宮於京城外之蘇村芝蘭爲春官正又命宰臣
張齊賢醮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湜跋
肘後備檢立論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
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
陽九之數九煬帝滅立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
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
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
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

武丁作不降

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
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
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巳之際得陽九之數
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
武丁享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
際得百六之數十嗣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
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
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
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有正觀

之治遂以此爲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宗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於梁遂以此爲福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究其所以然者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爲強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

累作龍

爲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累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拘然執此以爲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爲政者尚以知變爲賢况冥冥之中奉行天地號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於天地之一氣安有固而不知變者以堯舜禹爲君臣文武周公爲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

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說蓋

太乙數中專考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慶曆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器材可用者叅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薦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已容

另行
庚辰辛巳

另行

時下宜格

會下宜格

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爲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第七

游宦紀聞卷第八

宋鄱陽張世南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爲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稿今載於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弃卽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爲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藝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

簿兄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
 十有四日黃銖識景紹則太參鄭公昭先也其一
 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
 江城擊柝動寒梢棲宿等閒老去年華促祇有江
 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恨驚回難續其二序
 云力脩寶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來乞詞
 作醉蓬萊令歌之看鷗翻波濺蘋末風輕水軒消
 暑雲疊奇峰破桐陰亭午列岫連環溜泉鳴玉對
 幅巾芒屨况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譚揮麈才冠一

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畫錦歸來慶長
 年老母且盡綠尊莫懷歸興聽扇歌高舉會見登
 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三菩薩蠻闌干六曲天
 園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開
 曲瓊閒不卷沈燎看星轉疑竚小裴回雲間征鴈
 來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
 晴雲歛烟花澹蕩遙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
 南陌正雨後梨花幽艷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
 漸春暮探酴醾消息其五序云季温老友歸樵陽

人來閒書烟爲寄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傷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烟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鏡。鬢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薜蘿潛改衰容。前事銷疑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綵鳳遠。玉簫寒。夜悄悄。無窮。歎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著野客服有位榜云榮陽呂

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不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拙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此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

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孿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

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胡堂長端嘗論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

以求教於白鹿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曆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

之行乃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
見其所以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
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
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爲節日之
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
周逐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爲度
數蓋二十八宿及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
而紀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
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爲限節也高

麗國有九執曆正如此竊意曆家以數之少者易

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

月右轉也曆書云有日其原起於此其實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堯

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爲十二月則多六日

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

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定每歲三百六旬有

六日之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

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

六日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

故復記於此

雲林先生黃長睿云饅頭當用粿字見東晉餅賦興元關表諸群食肆所貨薑豉用僵字最為有理

予於菊礪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

兒一闕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

豪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

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交傷桃邊松倚竹空

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誰料遲暮

鶉衣簞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

交字當誤

又誤

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

廣商略儘風度又賦雨中花一闕云予往時憶劉

改之尚未見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作棟魚兒頭為朋友問而喜悵

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

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

之者幸為我和之十載尊前放歌起舞人間酒戶

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人意儒冠

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榆關

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州應悵望家人父子

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供愁。這回
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游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
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晴明
自晡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
看牛則一歲利市三日游賢沙四日游天寧六日
烏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逮暮始散此皆
圖志所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惟梁
武帝八十三以侯景壽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
上皇帝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
樞相張昇官保趙概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三杜
祁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
定公八十五范蜀公會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
江後惟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云。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
呼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爲報同社諸人今後請
依此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峰下
 按嶽山圖禹碑在岫嶠山詢樵者謂采樵其上見
 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
 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為苔蘚封剝
 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
 所讀科斗拳身殘葉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
 模果為奇特字高濶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曆碎
 而模之字每摹二雖墨濃澹不勻體畫却不甚模
 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

彥約二字畧小

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
 座右自為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
 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之禹碑自昔
 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
 麓書院後巨石但今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
 自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見一物長
 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
 有眼其二圓其二如半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

漁人弊至縣市火復弊至桃花又火遷于神祠始
 息衆莫識予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絕類岳陽樓下
 鐵枷必縣傍溪中古有龍崇時得道之士如許旌
 陽者鑄爲此物以鎮塞妖蜃穴水清涇水類鐵致定者從岸也異時當復置歲月深久水岳陽
 沙上數枚人以為厭勝鐵枷或以爲湖賊王磨斫
 石或云昔人拒敵鎖江之具圖經皆疑其非或有
 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伐吳二月戊午王濬
 唐彬擊鼓丹陽監吳人於江磧要害處竝以鐵鎖
 橫截之以爲必此物今觀弋陽所出可名之鎖江

之具乎以此驗彼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
 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拘見面門無官府身
 卽疆健麻麥徧地猪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
 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
 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饑有糧我渴
 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
 著縣門寃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卽歡欣上官不富
 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曷東曷

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過豫章之進賢
 手書于旅舍後三十年門人程迴授邑于茲既受
 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
 會承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于石先生下
 世七年矣噫迴跋此詩始刻於進賢再刻於德興
 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
 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
 此。

雪峰為刹與徑蔣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

後作招

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直覺禪師傳道德
 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真覺役使呼僕役
 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滾入池中得不
 壞山周遭百里間皆歲音竹筍味極甘美寺衆自
 三月至五六月猶饜飮亦覺所植也

下午對畢并語不能讀幸以影宗本增定殊快

人意

女光

游宦紀聞卷第八

游宦紀聞卷第九



宋鄱陽張世南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
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迂吏以訪別念非仁者
不能以言爲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
縠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拳拳然朝廷
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
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卽劉季孫也平
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

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無一錢。
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
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
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以何為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
坡為絕倒。

王要君居金陵
書云王金陵作字
說率多牽合
故他為記如此句
說竟疑王說之名
金陵動即多牽
合不免披公所記
思之可嘆也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
間。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
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

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
十。約以簡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
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
如淺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
不足者為殘。貨而不足者為賤。木而輕薄者
為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睛。水
之無溷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皮
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火德

王都于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為雒故今惟書
經作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皐韻畧上聲字似
皇改為罪自出已意謂非之多則有皐也今經書
皆以罪易皐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考无字乃子雲
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為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
則雜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稌菜弃皆
去世而從云漏洩纒纒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
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皆從云則泄為云矣故又
從云而變為曳也曳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類至

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詔
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
理耶

字聲有清濁非強為差別夫輕清為陽陽主生物形
用未著故音常輕重濁為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
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
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
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
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

皆重亦其類也

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涵星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
渝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
涵星硯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在池
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表倍蕪高寸
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爲池斗
之半微爲窪坡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
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
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

注唐本堂

正畧小

碧衆星此爲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
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
汲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止墨玄雲黠黠而下古
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
端巖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
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
髣髴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硯陰七
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
沒故季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純夫侍

季作季

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
硯實合以年譜攷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
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
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緡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
月及土人姓名外者巳亥洋州造大方誌內者辛
未杭州後洋沈上牢坡仙元祐巳巳以龍圖閣直
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
承旨則內匣爲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爲先三
年耳范李後爲媼家故硯歸李云

已作巳

許樞密崧老嘗記黃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
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
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
訟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巳久矣以世
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
何緣三代時巳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
太玄於中祕書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
則本巳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旣作傳
藏長睿父書襄陵竇見其子弟歸之會狄難起城

陷而翰所傳玄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有逮渡江留建業一夕兵變火作鬱攸被予舍望予戟決藩籬遂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攜書盡亡獨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入盡

被下空一格

弃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秋陷岳陽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黃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盖有天助而哀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天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祿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

古太玄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為諫官

御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帖
用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
真奇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
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于普照院仲塗和
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
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
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
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涪溪磨崖刻筆意世
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妙處

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為本朝第一
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
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云近
日郡守辭見竝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
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
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
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
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

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却恐它費力故
 改與九江邁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燾之
 子其人誠如聖諭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
 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
 陛下見即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
 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天
 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妙處也

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
 垢色暗今朝廷取為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

取之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
 產玉石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
 數倍於階石其溫潤略與玉等叙州宣化縣亦有
 玉石曰宣化璞溪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
 胭脂標瓜萋標琢為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鑿者不
 能辨峽州之上百里間有黃牛神祠祠中多玉石
 皆往來賈客或牽江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有一
 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作蜿蜒狀鱗角鬣纖悉備
 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為石中之異忠州樂磧市

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售有指甲紋亦有磨
一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砥砭也是數郡所產
一皆予所經歷故亦稍能識別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
於蜀產家君嘗手植核于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
樹壯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棗
豆凡兩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穗子也皮可洗
衣功不讓皂角核則人以爲念珠者嗚呼地土風
氣之能移物性如是耶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

棧
作
患

宜
二
字

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枯以然無足多恠

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

中尚疆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賜任子

淵注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

宙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

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

隨先生云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

藏邪氣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

孫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癖學爲五藏

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莊子云斐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斐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蛇。蛇行雖疾。於蛇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外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

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轉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監考爲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公得文移。卽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

川之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
以爲偽不願考漕難其報後有讒之者內臺欲加
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第九



游宦紀聞卷第十



宋鄱陽張世南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黃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
圍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其先人手書楊傳
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
寧資福寺偶錄道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
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替於此唐咸通十四
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
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

相涉宜辭押寶使涉懼事泄疑式自此遂陽狂時
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
年巳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
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巳亥實三十
年則自全忠之篡疑式卽居洛矣真蹟今在西都
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
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
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
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

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
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後又
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
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清和
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
有真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文潞公
家刻石在從事郎蘇太監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
年歲在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八韻時年七十
二題於洛陽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

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
是年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
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并
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年前七月
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
同郎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
少傅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寧家周廣順
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
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

應是此年真蹟今爲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
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帖後題廣
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士人家又有判完
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者刻之無
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艸名亦應是廣
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
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
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
楊收之父曰遺真生四子名皆從八曰發假收嚴

以四時爲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
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疑式而收
乃藏噐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大臣傳乃
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非也楊凝式字景度隋越
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
文昭宗時第進士爲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
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
都張全義辟爲畱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噐其才奏
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此

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御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
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
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
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
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
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
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
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傅初
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

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疑式曰世道
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
唐涉當送傳國寶疑式諫曰尊爲宰相而國至此
不爲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
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已徃徃陰
訪群情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
疑式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疑式恐事泄因佯狂
而涉以謙持終免梁禍疑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
閑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逾放宗師歐陽詢

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旣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
遇山水勝概輒畱連賞詠有垣墻圭缺處顧視引
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
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
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
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
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爲遲乃杖
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
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疑式悉畱之修行

尼舍俾造鞮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
寒啼饑而疑式不屑屑也畱守聞其事乃自製衣
給米遺之疑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畱守必見賙
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
曰不若西游石壁寺疑式舉鞮曰姑游廣愛僕又
以石壁爲請疑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疑式
詩什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
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
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

時張從恩尹洛疑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
俱疑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
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恠也然疑式詩句自佳及至
洛後以詩贈從恩云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
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
洛者皆當時王公疑式或傲然不以爲禮尹亦以
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疑式本名家旣不遇時而
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
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

川大寺刹率多頽圯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
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爲清玩
世以疑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贊曰
唐季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
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幾故大臣奉璽紋駿奔
昇之惟恐居後而疑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爲
耻因茲陽狂弗與世綢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
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
朔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其所以狂徒知
與陽狂而已

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
舊史皆弗書復不爲立傳可勝嘆哉余因彙次筆
跡遂爲之傳使百代之下知疑式者不特以工書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
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爲希世珍藏
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苴藉綫纒者荆
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
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

錢作

清室雜錄卷一

九

字鑑已開卷十

七

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
湯所敢望。其萬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
三數輩。景德監鎮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
困者也。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爲慨嘆。又云堯舜
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
袞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豈與曹蜍輩富貴宦達
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
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

離廉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畱書歐陽
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畱書不可不言。欲言又
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
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畱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
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
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
人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
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
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

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
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
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
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
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
月六日。元老不審。爲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
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
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爲世

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老。弃官修淨業。名動天聰。

被旨祝髮。任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

圖于勝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緇黃輩已見。特祕

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淪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

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爲不讓谷簾。常有詩

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峰頭一道泉。分明來處

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沆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

但嘗唐代水。涪翁不到紹熙年。從茲康谷互居二

試問真崑老。詠仙張賡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松

聲遠壑憶留連。詩於水晶進三疊。名與谷簾真兩
全。畫壁烟霞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
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
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
楊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
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滄茗操
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給游
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二水
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冷

別湧一小峰。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鶴棲其上。峰下
水益湍。泉之不可及。更倍昔時矣。玉汝泉在丹陽
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
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感頰而
言。此泉變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給乃親往
驗視。果如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
裏泉。經品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
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再
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

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
泉遂壞故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
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
也

皇帝雍正甲辰臘日望日校完是日更行
雷電大作大雨傾盆未識有潤人子而抑

世事而誌之以俟後驗 文光在魁

卷第十



